

2

喷嚏打急尿

精品专辑
鲁阳 主编



中国派滑稽小说
中海滑小

I 247.
447
2:2

2

喷嚏急尿

精品专辑
鲁阳 主编

074034



中国滑稽小说派海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滑稽小说/鲁阳主编.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8 ISBN 7-5057-0804-X

I. 中… II. 鲁… III. 滑稽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7887 号

书名	中国海派滑稽小说(第2辑)
主编	鲁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崇民防伪印刷总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版次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0804-X/I·333
定价	28.20 元 (每本 9.40 元)

编者的话

笑，烦恼人生，难得开怀一笑，读这部滑稽小说，将使您乐不可支。千方百计娶到美妇，梦想成真彩票中奖，谁知是祸是福；世态炎凉苟且钻营，聪明算尽巧计施遍，谁知是哭是笑；哄吓诈骗巧舌生灿，从魂到肉样样能卖，谁知个中滋味；人间地狱雌雄难辨；鸟兽人语神鬼颠倒，谁解作者痴说……红尘滚滚，人间万象，社会片段，生活点滴，铺演成一个滑稽世界。出乖露丑，嘻笑怒骂，声东击西，指桑骂槐，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

本书是编者经过十余年之努力，精心编撰，收集了本世纪海派近百篇滑稽小说佳作，从全新独特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社会和人生。

目 录

都是盲子先生不好	1
触景生情	7
天井里养鸭	9
买一担送一担	11
弄堂小开	13
成语	15
文王神课的代价	17
诗礼传家	20
记古老道人	25
北京的石头	29
洪姥姥的洪运	36
乡下老爹的箱子	45

谣言的来源.....	51
追求.....	68
高跟鞋的爱情.....	81
尿急打喷嚏.....	89
情场中之活络情书.....	91
滑稽情书.....	94
有情?	96
上她当	102
爱情代理人	107
父子欤夫妇欤	117
言情小说家之奇遇	129
酸	140

冬烘	147
洗手	151
洋装的抄袭家	161
小说材料批发所	171
延请主笔	186
野心不死	189
敲门拍子	193
百部浸酒	195
风雨交响曲	197
怕老婆的理由	199
国货商场	202
贼之功过表	207

观棋小记	211
一个客人的起居注	216
澡堂里的人生观	218
鬼的信仰	224
开幕广告	233
傅良佐之魔	245
盐肉	259
跑出来的小说	263

都是盲子先生不好

很可笑的盲子先生挂着择吉选婚的牌子，瞎话连篇，在社会里骗一碗饭吃。人家娶媳妇的，纷纷来问道于盲，求他选择一个好日子。其实呢？日子有什么好不好？要是气象承平安，安居乐业，那么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好的日子，要是时局纷乱，惊魂动魄，那么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不是好日子。叵耐人家不明白这个道理，迷信那盲子先生选出的日子，总比着亮眼先生选出的日子，强过百倍，遂是人生紧要开头的一个日子，完全由盲子先生作主。昔人道：夫妇为人伦之始。但我看来，还得添上一句叫盲子先生为夫妇之始。只为没有了盲子先生，谁替人家断吉合？这未婚夫妇，便不能发生关系，可见得盲子先生很有无上的权威了。惟有近来流行的自由结婚，不烦选吉，便可成婚，这便是打倒盲子先生的革命军。好在内地风气守旧的占着多数，盲子先生的生涯依旧颠扑不

破。但看去年七月下旬苏州地方的人家，正忙着嫁娶，只为这天是一个大周堂日子，都经着盲子先生选择出来，再要吉利也没有。

再要吉利也没有，选来选去，选出这个好日子，说什么一个大周堂？却是一个大惊慌。这时东南战争，正待发起，军事机关里面，发出一条紧急命令，着令军人们在苏城内外拉夫五百名，火速解往前线，不得有误。那些忙着嫁娶的人家，得信较早的，便把婚期延日举行，以防不测，也有得信较迟的，不及延期，依旧嫁的嫁，娶的娶。在这当儿有一乘新娘的彩轿从胥门进城，正抬到学士街左近，蓦地里来了一队苏军，个个手牵着长绳，吆吆喝喝的拦住去路。彩轿前面有两个手提着百忍堂张府灯笼的仆役，齐声唤一句不好了，丢着灯笼便跑。哪里跑得脱？早被丘八先生当胸扭住，把长绳缚住了他们的腰围，一拖一扯，宛比红绿牵巾的新夫妇模样。抬轿的四名夫役，见势不佳抛着这乘花花轿儿，返身便跑。军人们哪里肯舍？随后紧紧追赶，究竟这四名轿夫，可会被军人们拉去，这不在本篇范围以内，无庸交代。回转笔来，再说这丢在地上的两碗灯笼，焰焰地烧着。无多时刻，早烧剩了两根灯笼杆儿。坐在轿里的新娘朱大小姐，吓得芳魂欲碎，只是哀哀地哭泣。她在上轿的当儿，也会哭过，这是闺女出嫁照例的假哭，现在这一副眼泪，却是千真万真的眼泪，啾啾呀呀，直哭得和泪人儿一般。

军人们走过以后，路上的行人才敢走将挤来瞧热

闹。似这般的新鲜把戏，要算破题儿第一遭，七张八嘴笑做一团。笑的笑得厉害，哭的益发哭得苦楚，就中有一个快嘴三老太，便揭起轿帘和新娘子讲话，她说：“小姐，你独坐在轿子里哭泣，是没用的，你不如出了轿儿，自己走到男宅去，才有个着落。你丈夫家姓什么？住在哪里？你说该知晓。”新娘含着羞答道：“他家姓张，堂名唤做百忍堂，住在吴趋坊，不知离这里有多少路？他家派来迎我的两名仆役，可惜都被军士们拉去了，我又认不得路径，这便怎么是好？”快嘴三老太道：“还好还好，吴趋坊离这里不远，你只一直向北的走去，不到半里路便可以走到。小姐你快些走吧，方才的军士们是不讲理的，逢人便捉，男的捉去扛子弹，女的捉去缝营帐，你不要也被他们捉去，这才是真正的苦恼呢。”说话的当儿，远远听得有些啰唆声音，大家惊慌道：“捉人的又来了。”一霎时逃个一空，轿里的朱大小姐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得出了轿儿急急的向北奔走。

慌慌张张，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猛抬头一家门上系着长条的红绸，门前一对灯笼，正是百忍堂张府。朱大小姐又惊又喜，喜的是男宅被她寻到了，惊的是怎生的老着脸儿，跑进门去？不禁止住了脚步，只在门口呆望。这便惹起了张姓家人们的注意，见一个新娘打扮的女子，在门口舒头探脑，不由他们不跑来问讯。朱大小姐低垂着粉项，轻轻的说道：“我是来见一位伴娘的，伴娘比我先到张府，我随后坐着彩轿，也到

府上来。半途碰见了军队拉夫，把你们的家丁拉去，轿夫又吓得跑了，我无可奈何只得跑上门来，寻觅伴娘。拜烦你们把我的伴娘唤将出来，和我见面。”说时娇喘吁吁，粉脸儿都羞得红了。原来苏州俗例，女宅的伴娘总比着新人先一刻到男宅，以便彩舆临门时，可以搀扶新人出轿。朱大小姐这番不好意思便进门去，她声声要和伴娘见面，待到见面以后，伴娘当然把伊搀扶进去，比着自己大踏步跨上氍毹似乎有些体面。张姓的家人失惊道：“原来小姐便是新贵人。家人们正自奇怪怎么结婚的时候已到，彩舆还没有临门？便是府上的伴娘也没有到来？大约在路上也出了岔子。新贵人暂立片刻，待家人们进去通报了，派人出来迎请。”朱大小姐点了点头儿，却不作声。家人们进去不多时，便听得大吹大擂，从里面跑出两名丫环，捧着朱大小姐，步上氍毹，和新郎君参天拜地。

拜堂已毕，送入洞房，新友们一哄而入，来闹新娘。有的说：“今天新娘子受了惊慌，我来敬上一杯酒，替你压惊。”有的说：“新娘子跑这大远的路，可跑得乏了，我来替捶几下腿，可好不好？”朱大小姐又羞又窘，深恨这伴娘不在左右，没有人替她解围。正在着急的当儿，忽听得房门外一阵喧声，都说道：“好了好了，伴娘来了，伴娘怎么这时候才来？你家小姐盼望煞了。”朱大小姐听入耳朵，这一喜非同小可，宛比新生父母到来一般，却又不能迎上前去和伴娘相见，只是轻抬着眼皮，盼这伴娘早早进房。那时伴娘在房

门外和人说话道：“原来我家的小姐来了。恭喜恭喜，没有错过结婚的时刻，这是府上老爷太太的福分好。我本该先到府上伺候好小姐出轿，只为路上闹什么拉夫，我唤轿夫们不要走大路，只拣冷僻地方，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因此来得迟了。待我去见过了好小姐，再向府上老爷太太面前请安。”一边这么说，一边跑入新房，唤一声：“好小姐，我来了。”跑得近前向朱大小姐瞧了一眼，突然失惊道：“小姐，你却是谁？”朱大小姐也失惊道：“伴娘，你却是谁？”伴娘道：“这位小姐不是我家的小姐。”朱大小姐道：“这位伴娘也不是我家的伴娘。”房里许多人听这一问一答，宛似丈二长的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反而鸦雀无声，听得呆了。毕竟伴娘有主意，请问新娘贵姓？府上何处？朱大小姐道：“敝姓朱，舍间住在木渎镇。”伴娘大笑道：“那便不是这里的新贵人了，这里的新贵人是姓周呢。”朱大小姐听说，慌得什么似的，便道：“这里不是百忍堂张府么？这里不是吴趋坊么？”伴娘笑道：“姓却是张，地却不是吴趋坊，是汤家巷。”朱大小姐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走错了路却到别人家里来拜堂。这一急，几乎急得要哭。新郎也在房里跳脚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别人家的新娘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拜堂。”在这当儿忽大听得门前鼓乐齐鸣，这才是自己的新娘的彩舆到了。房里许多人一窝蜂跑到堂前去瞧热闹，新郎也整理衣冠，预备去拜见第二次的天地。朱大小姐乘人不备，低着头，紧着脚步，急急地溜出门去。

朱大小姐出了大门，瞧一瞧门牌，果然是汤家巷，忙向过路的人问明吴趋坊，向南折回，约莫走了半条巷，才遇见自己家里的伴娘。伴娘说：“小姐寻得我够了。我听得人说彩舆丢在学士街，新娘子已不知去向，慌得我沿路前来寻访，好容易被我找寻着了。”朱大小姐推说走迷了路途，只在这里打转，却把方才和人拜堂的事完全瞒起。这地方离着她的夫家不远，便由伴娘把伊搀扶到夫家参拜成礼。过了一天，苏州小报上面载着新娘子误认夫家的一段新闻。朱大小姐的丈夫见了，好生奇怪，便来问她这事是否正确？朱大小姐叹道：“你家选的婚期，偏生选定这一天，才闹出一个大大的笑话。千不好，万不好，都是盲子先生不好。”

程瞻庐

触景生情

视觉最容易刺激神经，夏天里犯妨害风化罪的，比冬季来得多，大一半全是刺激镜头看出来的毛病，因为热天衣着单薄，肉感镜头被一批色鬼看见，是要心肺大烫想入非非的。我有一位朋友赵夹里，此公之视觉异出怪样的特别，碰碰就会触景生情。前天他从朋友屋里吃好夜饭出来，在林森路待电车，眼睛调焦在一家时装公司门前，该时装公司因为冬至大减价，正在布置橱窗，用棉花铺成一片雪景，看上去活龙活现大雪纷飞有些汗毛凜凜，此时赵夹里等等电车不来，就挥转身来看野眼，他本来等在风头里候电车有点冷势势，现在看见这片雪景，更加好像寒气入骨，再加橱窗里有个“模特儿”因为布置尚未就绪，所以身上还未穿上样子，阿赵看见“模特儿”赤身露体立在冰天雪地里，好象身临其境，立在橱窗面前，竟会看得冷来弹还她大套琵琶，后来看看实在冷得心痛，他熬不住，

动恻隐之心，推门进去向那店员指着那脱光“模特儿”道：“朋友请你看她苦恼，阿好拿件大衣给她披披呀？”触景生情人皆有之，不过触得像阿赵如此厉害者，倒是十三点得有点可爱矣。

杨乐郎

天井里养鸭

阿方哥近来气色之一塌糊涂，一张脸全本板门上脸谱也，总当他因为天气风凉，多走了羊肠小道，以致弄成这副腔调者，所以郑重劝他以后开心少寻，自家身体要紧。他听后，马上向我解释误会，据说近来弄成这副架式，并非色霉，乃是少睡，在阿方所住的这幢房子里，楼下这一对二房东夫妻，实在尖钻得少有看见。今年五月底因为和大房东房租纠纷，结果由裁缝店老板从中调解谈好者，裁缝店老做了调解人多少总要送笔人情，吃着两夫妻真会打算，当即搅落了五万双洋，买了五只小鸡五只小鸭，拿天井当作养鸡场，预备等它们养到八月半，两个多月养过，鸡也大了，鸭也肥了，就用来当中秋节礼送给裁缝店老板，就算还他以前从中调解的一份人情。说也奇怪，这十只小鸡小鸭来得争气，居然双双被他们养活，起初倒还无啥，近半个月来因为十只老举统统长大成禽，天还蒙蒙亮，